

廣雅
詁林

江蘇古籍出版社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項目
南京師範大學古文獻整理研究所專刊之五

廣雅詁林

江蘇古籍出版社

(蘇)新登字006號

廣 雅 詁 林

編 者：徐 復 主編
出 版：江蘇古籍出版社 (郵政編碼：210009)
發 行：江蘇省新華書店
印 刷：上海市印刷七廠
裝 訂：上海巨峰裝釘廠

787×1092毫米 1/16 印張74 插頁 4

1992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80519-406-8/H.2

定 價：200元

(江蘇古籍版圖書凡印刷、裝訂錯誤可隨時向承印廠調換)

主 編：徐 復

編 纂：施孝適 江慶柏

助 編：繆 含 鄒鑫華

繕 校：周以才（召集人）

袁重慶（卷一、二、六上、十上及全書附文）

馮旨良（卷三、五、八、九、十下）

趙偉敏（卷四上、六下、七上）

虞得水（卷四下）

王金壇（卷七下）

索引編製：施孝適 江慶柏

錢興奇 丁 斌

陳 軍 顧亞萍

前言

一

《廣雅》成書於三國魏明帝太和年間（公元二二七—二三年），為清河博士張揖字稚讓所撰。其書依《爾雅》體例，補所未備，集百家之訓詁，采八方之殊語，詳錄品數，以著於篇。今覈其書，自易、書、詩、三禮、三傳經師之訓，論語、孟子、淮南、法言之注，楚辭、漢賦之解，讖緯之記，倉頡、訓纂、滂喜、方言、說文之說，靡不兼載，蓋周秦兩漢古義之存者，悉萃於是。一向認為是研究漢魏以前詞彙和訓詁的重要著作。

張揖所著文字訓詁書，除《廣雅》三卷外，尚有《埤倉》二卷，《古今字詁》（亦稱《字詁》）二卷，《難字》一卷，《錯誤字》一卷，《雜字》一卷。書皆亡佚，學者惜之。至其

為司馬相如《上林》、《子虛》二賦作注，雅故深厚，無愧大家。

二

至隋代，曹憲為《廣雅》作音釋，為避煬帝諱，改稱《博雅》，自稱所著為《博雅音》。曹憲所著本，《隋志》作四卷，《唐志》則改作十卷，書名仍稱《廣雅》，沿用至今。自唐迄明，未見有專治《廣雅》一書者，其書在若存若亡之間，較之《爾雅》之列名經典，備受重視，真不堪同年而語矣。

清代乾隆、嘉慶年間，語言音韻訓詁之學盛行。盧文紹、王念孫、錢大昭三人同時研治《廣雅》，稱為三家之學。它和當時的《爾雅》研究、《方言》研究、《說文》研究等，匯成一股洪流，把我國傳統語言學的研究推向高潮。

盧文紹的《廣雅注》，未見傳本。後來錢大昭的《廣雅疏

義》有了影印本，盧注被收入書內，才初次與世人見面。段玉裁撰盧氏墓志銘，謂有《廣雅釋天以下注》二卷。因知盧氏非全注，《疏義》所附，可窺其全貌。近年見《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載：「《廣雅箋疏》十卷，清鈔本，存二卷，九至十中。」不具作者。據江君慶柏考證：該書實即盧文弨《廣雅注》鈔本，證據確鑿。如此，則盧氏原著仍存於天壤間，亦學術界所樂聞也。今編《詁林》，即據北圖藏本，並照錄錢大昕、錢大昭、丁杰等人案語，以存其真。

王念孫撰《廣雅疏證》，始稿於乾隆五十二年（公元一七八七年）八月，至嘉慶元年（一七九六年）正月撰序時止，將及十個年頭，其書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擴充於《爾雅》、《說文》，無所不達。然聲音文字部分之嚴，一絲不亂。蓋藉張揖之書以納諸說，而實多揖所未知，學者比諸鄺道元注《水經》，注優於經云。《疏證》成書至第九卷止，第十卷釋

草木蟲魚鳥獸，為其子王引之所述，考證名物，動輒數百言，當時未有其匹。書中推闡「聲近義同」、「聲轉義近」之理，隨處皆是。其以聲音通訓詁，語多獨創，其詞源、詞族之研究，尤微不至。王氏又對《廣雅》全書認真作了校勘，書中屢見「惟影宋本、皇甫本不誤」之說，即作者認為是精善之本。其所校正，數且盈千，誠有益於讀者。《疏證》刊成後，王氏又不斷加以修改，晚年成《廣雅疏證補正》一卷。當時未見刊行。後於一九〇〇年有黃海長刊本，書缺八、九兩卷。一九一七年王國維又據以重刊，收入《廣倉學窘叢書》。一九二八年，羅振玉得《疏證》初印本，「已佚數冊，而卷八、九獨存，中央墨簽，適足以補叢本之缺。」於是重加校錄印行，收入《殷禮在斯堂叢書》。然則二書亦自不同。經過施君孝適考證，對《補正》中的墨簽，是否皆為王氏父子手稿問題提出質疑，很有見地，希望讀者加以研究。

錢大昭《廣雅疏義》一書，乾嘉盛時未見刊行。後有鈔本流入日本，為靜嘉堂文庫收藏，影印本刊出後，才流傳開來。此書係傳鈔本，未經核校，舛誤很多。我們逐條查對原書，補足缺文，成為現在這個本子。江君慶柏撰文謂《疏義》一書，是以前胞兄錢大昕《廣雅》校注本為藍本而成書的。列舉「釋義相同」、「忠實於舊本相同」、「校改相同」、「異體字出校相同」四項，說明《疏義》與校注本有脈絡相通之處。當然《疏義》也有不盡從校注本的，也有徵引盧文弨、孫志祖、桂馥、段玉裁、畢沅、惠棟諸人之說的，擇善而從，這就是今本的長處。下面舉出《疏義》的精義二條。《釋言》：「酌，漱也。」王氏《疏證》謂未詳。錢氏則云：「酌當為酌。」《說文》：「酌，少少飲也。」《玉篇》：「酌，余振切。酌，同上。」《廣韻》：「酌，酒漱口也。」案《士虞禮》、《少牢饋食禮》注，並云：「古文酌為酌。」《特牲饋食禮》注云：「今

文醕為酌。『酌皆當為酌。顏師古注《漢書·賈山傳》云：「醕者，少少飲酒，謂食已而蕩口也。』」錢氏說酌為酌字之誤，極訓詁之能事矣。又《釋宮》：「寃，寃也。」王氏《疏證》未釋。錢氏則謂：『寃，疑當作寃。《玉篇》：「寃，五九切。寃，寃也。』」《玉篇》為南朝梁顧野王作，已收有寃字，則《廣雅》之寃為誤字無疑。錢氏《疏義》後出，又無專文評述，故為表而出之。

三

王氏《疏證》成書後，時值乾嘉鼎盛，戴（震）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之學，如日麗天。研習詁訓者，幾無不奉王氏為主臬矣。稍後則有俞樾、王樹枏、王士濂、劉嶽雲、朱師徽、陳邦福等人，拾遺補闕，解釋疑義，此後人有勝於前人也。《詁林》所錄，備見其義。王氏序稱：「義或易曉，畧

17050

而不論。一則後之補益者，自有其不同之理解，非王氏學識有所不逮也。

《詁林》收張洪義先生《廣雅疏證拾補》一種，係手稿本。五十年代初，復因吳君靜安之介，得謁見先生於揚州寓所，知其訓詁精湛，而遺書迄未刊行，因請其家人複印此書，以饗同好。

餘杭章太炎先生撰《新方言》十一篇，其徵引《廣雅》「立」、「汰」、「廢」、「跣」等說者，皆以今語證古，卓然可信。復謂《釋言》：「圻，垢也。」晉人郭璞注《山海經》亦有垢圻語。今巴縣謂積垢為圻圻，則其遺語也。又《釋詁三》：「裨，擊也。」《說文》：「裨，兩手擊也。」段玉裁注：「裨謂左右兩手橫開旁擊也。」今武進謂兩手用力打人曰裨，音如「裨闔」之裨，讀濁音並母。王念孫《疏證》亦時引揚州方言以證古，茲事可為師法也。

蕪春黃季剛先生精研文字聲韻訓詁，為一代宗師。所撰《廣雅疏證箋識》一文，為讀王氏書者所必備。王氏屢稱：「雙聲疊韻之字，其義即存乎聲，求諸其聲則得，求諸其文則惑矣。」先生箋識云：「雙聲疊韻之字，誠不可望文生訓，而非無本字。謂其義即存乎聲，不悟單文辭語，義又未嘗不存乎聲也。自王君而來，世多謂雙聲疊韻之字無本字，則其所誤者大矣！其言甚難，誠得形聲義合一之旨矣。復謂求本字，探語源，為語言研究之極致，故先生舉以為言。試為列證以明之。《文選》司馬相如《長門賦》：「心憑噫而不舒兮。」李善注：「憑噫，氣滿貌。」亦作怫噫。《漢書·陳湯傳》：「策慮怫噫，義勇奮發。」顏師古注：「怫噫，憤怒之貌也。」亦作怫噫。《後漢書·馮衍傳》：「心怫噫而紛紜。」李賢注：「怫噫，猶鬱結也。」以上憑噫、怫噫、怫噫，皆疊韻字。孰為本字，注者未言也。今考知本字當為「𠂔噫」。《說文》：「𠂔，滿

也。「當為腹字之古文，余有說。《方言》卷六：「𩑦，滿也。腹滿曰𩑦。」𩑦即𩑦之增旁字。又臆《說文》作𩑦，解為胸骨，則「𩑦臆」之本義為胸腹，氣滿胸腹，故亦引伸為憤怒鬱結矣。《方言》卷十三：「臆，滿也。」郭璞注：「𩑦臆，氣滿之也。」𩑦亦𩑦之增旁字。故知「𩑦臆」為本字，其他皆假借字也。王氏義存乎聲之說雖是，然不求本字，則義訓泛越無所歸泊矣。

四

《廣雅詁林》之作，肇始於一九八四年。中間集合同人，搜集材料，核對原文，籌措經費，歷時八載，始得成書。共事諸君，日夕將事，以底於成，亦極辛勞矣。此編所收撰述各家，截止於一九四九年以前，大都為學術界所稔知者。此後工作，當繼續搜求，以免遺漏，並世學人，如惠寄佳作，極表歡迎。在合適的時候當纂集《詁林續編》問世，以酬雅意。

金壇書法協會周以才、袁重慶、馮旨良等同志，不辭勞苦，用正楷繕寫全書，並擔任煩重的讎校工作，成為書藝精品，足垂久遠；江蘇古籍出版社為宏揚祖國文化，大力支持，得以早日出版，服務社會，均屬盛情可感，謹致誠摯的謝意。

徐復

一九九一年九月教師節
於南京師範大學古籍所

凡例

- 一、本書引用資料以一九四九年為下限。
- 二、廣雅正文及博雅音均據王氏家刻本，而校以錢大昭之廣雅疏義及盧文招之廣雅注。若有異文，則作校語，分別系於各條之正文及博雅音下。校語前標以□號。
- 三、本書中廣雅正文之分條，以王念孫之廣雅疏證為準。如諸書分條不一，亦隨疏證分合。如有不宜依疏證分條者，則於校語中予以說明。
- 四、疏證未補之正文，一般仍系於各條中。少數條目亦仿疏證附引例，置於篇末。
- 五、正文及注文中之明顯刊誤處，皆隨條徑改。諸書引用同書而文字有差異者，盡量找所引原書查核改正。然古書版本複雜，引用者又有直接引與間接引之別，故

對難以判定之引文，一般仍從原引，僅改正其明顯之引用訛誤處，而不求文字一致。

六、錢大昭廣雅疏義中，有錄自盧文昭廣雅注者，本書一般予以刪除，而於括號中注明其所引之處。倘所引之盧注於錢氏之疏義有密切關係，則予保留。

上廣雅表

博士臣揖言

《疏證》魏江式表云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廣雅唐顏師古漢書敘例

云張揖字稚讓清河人云河間人魏太和中為博士

臣聞晉在周公續述

唐虞宗翼文武剋定四海勤相成王踐阼

理政《疏證》昨各本為作祚惟影宋本不為日吳不食坐而待

旦德化宣流越裳侏貢

《疏義》周成王時周公輔政越裳氏重

譯獻白雉顏師古漢書注云越裳南方遠國也譯謂傳言也道路絕遠風俗殊隔故累九譯而後通

嘉禾

《疏義》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周公作嘉禾韓詩外傳云成王之時有三苗實桑而

生同為一秀

六年制禮以導天下

《疏義》樂記疏引鄭康成發墨守

著爾雅一篇以釋其意義

云六年制禮樂封殷之後稱公子宋

《疏證》各本脫意字邢昺爾雅疏引此已然茲文類聚則引作釋其意義案神仙傳云噴墨皆成文字滿紙各有意義

又云小小作文皆有意義《疏義》劉熙釋名云爾雅爾雅也

是意義連文之證今據補

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為主也案周公作爾雅一篇者為補卷也謂周公止有一卷後儒增益乃為三卷自釋詁至釋宮皆有周公原本鄭康成駁五經異義云元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是七十子之徒身通六藝發明章句增成其義證訓

傳方後學歷載五百墳典散零唯以彰也

廣雅詁林 上廣雅表

爾雅恆存禮三朝記

《疏證》蜀志秦宓傳注引劉向七略云孔子三見

衣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案大戴禮千乘四代哀公

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

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疏證》大戴

禮注云爾雅也謂依於雅頌孔子曰詩可以言可以怨通之事

父遠之事君多識為歡草木之名也是盧氏不以爾雅為書名

案彼文云爾雅以觀於樂爾雅以觀《疏義》大戴禮記小辨

於古謂猶乎弦爾雅也虛說為長則何以為政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

辨言矣此所云三朝記即小辨篇也

春秋元命包言

《疏義》元命包春秋初哉首基為始何

《疏證》春秋元命包春秋讀也後漢張衡以為漢世虛

偽之徒所作張衡傳載之詳矣云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為始

者當是釋春秋元年之義公羊傳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爾

雅云初哉首基元始也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等字為始而獨以元為始故釋之與

是以知周公所造也率斯以降超絕六國越踰秦楚

《疏證》各本作越秦踰楚爾雅疏引作越踰秦楚案超愛暨

帝劉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達古

《疏證》後漢書曹衆傳有班固所

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也孝惠即位後通

0004930